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总登记号： 135533

分类号： E4.1

作者 林葱

中國
音樂史講義
林葱著

中國音樂史講義

林葱著

卷首語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秋，台中市東海大學音樂系，邀講「中國音樂史」，自上古至唐共四次十小時，上古二小時，周秦三小時，兩漢二小時，隋唐三小時。當僅講畢上古史，即突發「前列腺肥大症」，於無可奈何中，只得於九月一日赴住台北三軍總醫院，經檢查結果，需開刀割治，十一日施行手術，至二十六日出院還舍休養。因流血過多，疲乏異常；然答允講課在前，且經調課一次，雖有繼續休養之想法，亦不便啓齒。於是冒著傷口未復的危險，硬著頭皮於次週乘着計程車上山。雖心情沉重，體力疲乏，幸三小時尙能通過，而且順利回家；內心喜悅，自問還經得起考驗。但第三次赴講，同學們索取講義甚急，又於萬分困難中，匆匆擗筆，草成四講。旋以事竟一半未見其全為不安，乃勉強湊成四篇，以完此稿。並且收集平時發表各雜誌之音樂家故事三十篇為「音樂家小傳」合成一冊。茲以草草成帙，錯誤與遺漏，自非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教正和原諒！

六十八年冬至前一日

目錄

壹、卷首語

貳、中國音樂史講義

第一講 中國音樂的發軔	一
一、引言	一
二、原始音樂的發現	四
三、音樂基礎的奠定	六
第二講 樂制的建立	一
一、樂舞制度的建立	二
二、寓教育於音樂中	二
三、樂隊與樂人	三
四、樂隊的組織	七
第三講 雅樂的衰微	一
一、漢樂府的興廢	一八
二、新聲的來源與特色	二五
第四講 樂器與樂人	三
一、樂器與樂人	三六

第四講 燕樂的盛況

四一

- 一、隋設九部伎.....

四一

- 二、唐太常寺.....

四三

- 三、教坊.....

四四

- 四、法曲.....

四五

- 五、燕樂十部伎.....

四九

- 六、坐部伎與立部伎.....

五〇

- 七、七音與樂人.....

五三

第五講 音樂的雜亂

五六

- 一、樂論的分歧.....

六一

- 二、樂章與雜劇.....

六六

- 三、大曲的結構.....

七六

第六講 俗樂的興起

七〇

- 一、明代的雅樂.....

七一

- 二、樂器與樂人.....

七二

- 三、戲文與崑曲.....

七五

第七講 西樂的東漸

八〇

- 一、清雅樂章與樂制

八〇

- 二、俗樂的風行

八二

- 三、西樂東來的經過

八三

- 四、民間樂人

八五

第八講 音樂的復興

八九

- 一、民初的音樂

九二

- 二、抗戰歌曲的蓬勃

九四

- 三、音樂復興運動

九五

- 四、結語

九九

卷一 中國音樂家小傳

九九

- 一、孔子的音樂修養

一〇四

- 二、荆軻和高漸離

一〇九

- 三、李延年兄妹的歌舞

一一四

- 四、司馬相如琴挑卓文君

一一八

- 五、鼓手禰衡

一一四

六、蔡邕和蔡琰父女	二三
七、阮籍與孫登	二八
八、王徽之的曠達	二三
九、嵇康嵇紹父子	三七
十、張翰與顧榮	四二
十一、戴逵與戴顥父子	四六
十二、唐明皇的作曲才華	五〇
十三、宋璟與宋沈祖孫的音樂造詣	五六
十四、安全藏與雷海青的忠肝義膽	六一
十五、爲解頭暫充樂人的王維	六六
十六、唐代的三位名歌女	七二
十七、歐陽修的琴棋詩酒	七六
十八、歌迷蘇軾	八一
十九、秦少游與長沙義妓	八八
二十、大晟樂正周邦彥	九三
廿一、水雲子汪元量	九七

廿二、鐵笛道人的風流韻事	一〇七
廿三、吾丘衍與黃子久	一一六
廿四、章焚琴子的遭遇	一二一
廿五、湯應曾的琵琶	一三五
廿六、舒鐵雲的雅韻	一三九
廿七、孔小山受給鼓琴	一三三
廿八、琴藝高超的許闢階	一三六
廿九、陸君暘與王玉峯的三弦	一四二
卅、弘一法師的成就	一四七

中國音樂史講義

第一講 中國音樂的發軔

一、引言

世界音樂，可略分爲東方西方南方三大系，西方爲希臘樂系，包括法、德、英等國，南方爲波斯亞刺伯（美索不達美亞）樂系，包括亞刺伯、土耳其、印度等國，東方爲中國樂系，包括日本、韓、越等東方的國家。

音樂是一國重要文化的一環，其與政治經濟衣食住行一切生活習慣是不可分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是民族全體的，不是個人的。中華民族的生活是自然的藝術的，其境界之超絕，絕非工業國國民所能想像的。如唐張仲素漢宛行云：「春風澹澹影悠悠，鶯囀高枝燕入樓，千步迴廊聞鳳吹，珠簾處處上銀鈞。」又如「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花間紅樹亂鶯啼，草長平湖白鷺飛。」都使人有清新愉快的感覺。

中國音樂源遠流長，其資料的豐富，如果你參觀過故宮博物院，藝術陳列品的燦爛輝煌

，也就會連想到音樂的成就，只可惜最近沒有人好好整理罷了。同時中國人各守門戶，固步自封，如有發明，密不告人。譬如醫藥上特效單方，傳媳不傳女的陋習，武術師的中國功夫，以防人們的攻擊，留着自保密訣，不肯輕易傳人。音樂也是這樣，如「廣陵散」之失傳。尤其聲音之道，有些只許神會不能言傳，如伯牙之訪方子春，陶冶性情於狂濤駭浪松風竹籟之中，得性靈於最高境界；尤其古代譜表簡單不全，必須面授，因此失傳的琴譜太多了。

現在西洋音樂，我國人人慕外，處處自卑，音樂幾乎成爲西樂的俘虜，形成喧賓奪主之勢，放棄自己固有的傳統音樂，如有人研究國樂或談中國古樂，因而攻擊之爲「炒冷飯」，常見報端或雜誌，如李抱忱博士也不例外。使欲言者，噤若寒蟬，不敢聲張。倘有提倡國樂者，亦非習樂者之所爲，如今臺北莊本立教授，原習電機而宣揚國樂，研究中國樂律。梁在平教授，原習交通，而倡導古箏，奔走世界各國。其不知一國音樂爲民族文化，卽爲亡本，亡本則有滅族之危。如以色列之能復國，因其人民流亡各國數百年，而保存他們的生活習慣和一切猶太人的文化。沙烏地阿拉伯的官員們出國，始終穿其本國那套既熱又不便的服裝，就是保存其文化。讀本國文化史，研究中國音樂史，不是「炒冷飯」，是認識自己，尊重自己，保存自己的文化，千萬不可誤解，這是落伍退步的想法。

最近有人說世界上「明日的大國」，把中華民國列爲第一；我國古有明訓「多難興邦」和「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際此大敵當前，我們應加重責任，人人多做保衛文化，宣揚文

化的工作，改進中國本位音樂，使之發揚光大，照耀整個世界；如民初劉天華先生一樣，以西洋小提琴的技術，而運用於南胡之中，使南胡的演奏，進入登峯造極的境界。又如清末王玉峯先生，用三弦彈出各種人聲和樂器之音，而出神入化，變幻莫測，歎為觀止。

西洋音樂史，把它分為三個時期：自上古到第九世紀之前為「單音樂時期」，憑古希臘五音相生法，與七音音階，所作推測，恰與中國東周春秋戰國時期相同，可是那時我國音樂，早已有了相當的基礎了。自第九世紀至十七世紀為「複音樂時期」，就是從英國修士俄丁同（一三三〇年）重擬千餘年前希臘的純律，至一七二二年巴赫發表平均律鋼琴曲第一卷，應用十二個大調四十二個小調的前奏曲與賦格曲。憑十二平均律採用對位法作曲時期，也就是我國的明清時期，音樂衰退至雜劇時期。

一七二二年巴赫發表平均率的同時，法國作曲家兼理論家拉摩發表和聲學，而構成「主音樂時期」，以及近二百年來，譜表的改進，新樂器和新樂式的創造，而造成今日空前的景況，而我國壓低樂人身份於一般平民之下，於是紛紛放棄學習音樂為職業，怎能跟得上西方的突飛猛進？因此逐漸落伍而退後越走越遠了。如果依照西洋的分法，我國音樂應該分為雅樂、燕樂、雜劇和今日中西樂融化的四個時期，但是便於講解起見，還是以朝代劃分為宜，姑分為先民、周、漢、唐、宋、明、清、民國等八講，擇每朝的重點與人物，分別簡述之。

二、原始音樂的發現

致於先民，也可以說是史前，記載很簡單，就是上古時期，那個時期，我國的音樂，可以說已具相當的規模了。路史說：「炎帝神農氏，桴土鼓以致敬於鬼神，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刑夭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釐來，是曰下謀。」又說：「炎帝神農氏作五弦之瑟，作樂扶持，亦曰下謀。」扶犁卽伏羲氏之樂鳳來，來和犁二字，古音相同。路史又說：「少皞氏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注云：「建鼓，大鼓也；少皞作之，爲衆樂之節。」大晟樂書云：「少昊造以節衆樂，夏后加之四足曰足鼓。少昊之樂曰九淵，以諧人神和上下。」

樂緯曰：「顓頊之樂曰五莖，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按帝王世紀高陽氏（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白虎通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樂緯又曰：「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樂曰六英，顓頊樂曰五莖，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殷樂曰大濩，周樂曰勺又曰大武。」這些五莖五英六英，雖然都是樂章，但有點使人摸不着要點之感。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而鄭康成曰：「黃帝樂雲門大卷，堯樂大咸（咸池）舜樂大韶，禹樂大夏，湯樂大濩，周樂大武，此周所存之六代之樂。」咸池應爲黃帝之樂，康成以爲堯樂，似係

錯誤。

劉向烈女傳曰：「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死於蒼梧，二后妃殉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劉長卿歌云：「帝子不可見，秋風來暮思，嬋娟湘江月，千載空娥眉。」沈約湘夫人云：「瀟湘風已息，沅澧復安流，楊娥一含睇，嬾娟好且修，捐袂置澧浦，解珮寄中洲。」鄒紹先又歌云：「楓葉下秋渚，二妃愁渡湘。疑山空者藹，何處望君王？日落水雲裏，油油心自傷。」這些歌頌，雖然都是後人編的，證明當時已有歌功頌德的記載了。

我國古代的隨、倕、質、娥陵、聖氏、刑夭、士達，都是有名的音樂家，隨是女媧的臣子，伶倫、岐伯是黃帝的臣子，土達、刑夭是神農的臣子，飛龍是顓頊的臣子，咸黑是帝嚳的臣子，質是堯的臣子，夔是舜的臣子，伊尹是湯的臣子，他們對音樂的造詣，都是很深的，而且壽命也都很長，茲將師延爲例說之。王子年拾遺記云：「師延者，殷之樂工也。自庖皇以來，其世遵守此職，至師延精通陰陽，曉明象緯，終莫測其人。世載遼絕，而或出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乎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弦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具降。當軒轅之時，已年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世代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囚犯所）之內，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調色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猶嫌（不合意）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悅聽也。

，猶不釋（息怒）。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聞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水經注：濮水注於鉅野，在山東荷澤縣北。）而逝；或云：其本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圖畫以象其形，主祠不絕矣。」

三、音樂基礎的奠定

我國音樂於史前，已有特殊發現與輝煌的成就，茲把它歸納於六點說之如下：

(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這是音樂可以感動禽獸的發明，也是三皇五帝時候的事，因為石器時代，用石互相打擊出聲音而成節奏，以感動獸性。呂氏春秋古樂篇說：「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糜輶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這是音樂感動禽獸最早的記載。後來也有不少記載，如唐朝的杜鴻漸，濮陽人，字之選，第進士。羯鼓錄云：「宰相杜鴻漸亦能之（羯鼓），及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陵驛，入漢川矣。自蜀南來，始臨嘉陵江，有山水景致，其夜色尤佳，乃與從事楊炎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觴謠話曰：今日出艱危脫猜迫，外則不辱命於朝廷，內則免中禍於微質，皆諸賢之力也。旣保此安步，又瞰此殊景，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前所得杖，酣奏數曲，四山猿鳥皆驚，飛鳴噭噭！從事悉異之曰：昔夔之拊搏，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某於此，稍曾致功，未臻尤妙，尙能及此，況至聖御天，賢臣考樂，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及此，云有別墅，近華嚴閣，每遇風

景晴朗，或登閣奏此，初見群羊於山下，忽數頭躡躅不已，某不謬以鼓然也。及止鼓，羊亦止，某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群羊側，遂漸止聲，仰首若有所聽，少焉，卽復宛頸搖尾，亦從羊而變態，是知牽舞固不難矣。」（見拙著中國音樂故事一二一頁）足證百獸牽舞實不謬矣。

音樂非特有感於動物之禽獸，且有感於植物，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音，悉能占其災禍。尤善音律，舊聞虞美人草，遇人作虞美人草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如其言，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皆動，乃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全不相近，而草卽應之者，律法同管也。」（見同上一九二頁），草木無知，安能相應，且爲何僅感於吳音，可謂奇矣。

(二)樂器的發明：世本說：「庖羲琴五十弦，後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破爲二十五弦，具二均音。」伏羲同母女弟女媧，製笙簧和莞及頌莞。史記補三皇本紀云：「女媧氏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作笙簧。」路史云：「女皇氏女媧，太昊氏之女弟，滅共工，女媧乃立號女皇氏，命隨作笙簧。」禮記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世本爲隨作。」笙簧乃二物，有說隨作笙女媧作簧，女媧主其事，命臣隨作之，也很合情理。

辨樂論云：「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畋漁，天下歸之，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飲食，則有豐年之詠。」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朱襄氏（神農）命士達作五弦之瑟。」路

史曰：「炎帝神農，桴土鼓以致於鬼神，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刑天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釐來，是曰下謀。」有熊氏黃帝姓公孫，生於姬水，改姓姬，名軒轅，與神農同族，作雲門大卷咸池之樂。少皞黃帝子，與昌意同爲元妃嫫祖所出，居曲阜，作大淵之建鼓，制浮磬。黃帝孫嬌極，呂氏春秋古樂篇曰：「帝鑿命咸黑歌九韶、六列、六英，有倕作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箎韶椎鐘，堯爲帝鑿弟，生於丹陵，後徙唐爲陶唐氏，作大章之樂。」可見許多樂器與樂章，在四五千年前，都已經發明了。

(三) 聲樂技術的成熟：張華博物志云：「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於一日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過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寰宇記：「昔雍門周彈琴見孟嘗君」），在今江蘇銅山縣。）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樑，三日不絕，左右以爲神弗去。過逆旅，凡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歌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遺聲也。」見音樂故事九頁）這些聲振林木，響過行雲，餘音繞樑，三日不絕，就是今日的共鳴與音量，在周朝以前，已經有這麼好音色的聲樂家了。此外如漢之李延年，唐之李龜年、許和子、念奴、張紅紅、沈阿翹、何滿子，都是很出色的聲樂家。

(四) 樂歌有激勵士氣作用：晉書樂志云：「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爲龍鳴以



禦之。」又說：「黃帝與蚩尤戰，作渡漳之歌以破之。」這話出自何書，不復記憶。總之在四五千年以前，已知音樂可以用之於鼓勵人心，是一個事實。後來的證據更多，如「四面楚歌」，使楚霸王項羽，百萬雄師一敗塗地，高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駒不逝，駒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畢自刎而死。又聞名世界的馬賽一曲，使法國軍心大振，一鼓作氣而擊敗普魯士，使普國英雄失路，棄甲曳兵而逃。某次一位日本人在陽明山莊演講時，他說：「中國抗戰的勝利，是得力於幾支歌曲。」他是說：中國抗戰的勝利，是在人心與士氣，不是武器與戰術。這也是事實，不可否認；當時那些歌曲支支都是提高戰鬥力的興奮劑，而且男女老幼，人人能唱，大街小巷，田間廚房，隨時可聞。尤其晨間與晚上，朝氣勃勃的歌聲，鼓舞人心，充滿着不屈不撓，漢賊不兩立的同仇敵愾，籠罩着大地。（見拙著中國音樂史提要七頁）。

(五)十二律的確定：中國確實稱得上是文化古國，在五千年前，就有這樣的成就，做一個中國人，真正大可以自豪的。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昔黃帝（生於民前四千六百零八年，公元前二千六百九十六年）命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昆侖）之陰，取竹於嶧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鈎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昆侖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爲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因此製鑄十二鐘，以和之聲，並以十